



《校服的自述》

6D 林敏怡

我不是什麼嶄新挺拔的校服，衣領內側早已磨出一圈軟毛，袖口的縫線鬆鬆垮垮，褲腳邊還沾著幾處洗不掉的、淡褐色的痕跡，那是主人在生物實驗課上，不小心灑在我身上的碘酒，當時她慌慌張張地用紙巾反復擦拭，反而讓痕跡暈開，像給我添了枚獨有的印章。

主人總說我「不好看」，嫌我配色單調，嫌褲腰太鬆、褲腿太長，偷偷用別針在褲腿收了兩道褶，又在校服背後的空白處，用極細的黑色水筆，畫了一隻小小的、歪歪扭扭的貓。她以為老師看不見，可每次升國旗時，我被風鼓起，那隻小貓就會從衣擺後探出頭，像和她一起看著操場上的人群。

我見過她藏在我布料裡的秘密。她會在考試失利，把臉埋進臂彎裡哭，眼淚順著衣領滲進我的針腳裡，帶著鹹澀的溫度；也會在和朋友吵架後，一個人坐在教學樓後的臺階上，把校服外套裹得緊緊的，像是把自己藏進我懷裡，肩膀微微發抖，卻始終沒發出一點聲音。運動會那天，她穿著我跑八百米，最後一百米時體力不支，幾乎是跌跌撞撞沖過終點線，我被汗水浸得濕透，緊緊貼在她背上，能清晰地感受到她急促的心跳，和每一步落地時的震顫。

她也給我添了不少傷痕。冬天她總愛把熱奶茶揣進校服口袋，杯蓋沒擰緊，甜膩的奶茶漬滲進布料，洗了好幾次都沒完全乾淨，口袋裡永遠帶著淡淡的焦糖味。體育課上，她為了接住飛來的籃球，手肘蹭在跑道上，我也跟著被磨破了一小塊，她回家後對著鏡子，用白色的線笨拙地縫補，針腳歪歪扭扭，卻比任何機器縫線都更讓我安心。

而今天，蟬鳴比往年都聒噪，她終於還是要和我分離了。畢業的鐘聲敲落了六年的時光，學校規定不再允許學生留存舊校服，所有離校的校服都要統一捐贈給山區孩子。她反復摩挲著我身上的每一道痕跡，碘酒漬、奶茶印、歪扭的小貓，還有她親手縫補的針腳，像是在和過去的自己告別。她小聲對著我說：「對不起！不能把你帶走了。」她的眼淚滴在我胸口的布料上，暈開一片濕痕，像三年前她第一次因為考試失利，把臉埋進我懷裡時一樣。



《校服的自述》

我看著她把我放進回收箱裡，指尖最後一次碰過那隻歪扭的貓。我知道，我陪伴她的旅程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可我並不難過，因為我身上的每一道痕跡，都是她青春的勳章，那些被她體溫焐熱的清晨，那些藏在針腳裡的眼淚與歡笑，那些她以為無人知曉的小心思，都被我妥帖地藏在了布料深處。

或許我會被送到另一個孩子手裡，開始一段新的旅程。但我永遠記得，那個穿著我跑過操場，哭過笑過的女孩，記得她藏在布料裡的，獨一份的少年心事。我不是一套普通的校服，我是她整個少年時代的見證，也是她青春裡，不會褪色的那抹藍白。

<完>